

◀(上接1版)

“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摸索出一条与之相适应的路子。”

入夜，炎陵县县委大院的灯火渐渐暗去，县委的同志悄悄拉上办公室的门，独留下黄诗燕一人。静静坐在办公桌前，他细细研读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著述《摆脱贫困》。

仅有20万的人口，接近20%的贫困发生率；“十种九不收”的种植条件，运不出去会生烂掉的水果，还有百姓逢雨必漏的“杉皮屋”……一个“贫”字，深深刻印在这片红土地上。

怎样才能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穷帽，如期完成党交办的任务？

7月的一天，烈日炎炎，黄诗燕顶个草帽，又下乡了。这一次，在霞阳镇山垅村村民陈远高家，他发现了一棵老桃树。

“真的？”黄诗燕推了推眼镜，“这一棵树年收入有7000块？”

从选种到嫁接，从上肥到除虫……汗水浸湿了白衬衣，可他兴致不减，摸着一口浓重的攸县口音，拉着老乡问了个底朝天。

一旁的炎陵农技专家谭忠诚越听越佩服：“只听说他是那个笔杆子，没想到竟是学农出身，提的问题都很专业。”

“这就是咱炎陵的摇钱树啊！”连拍了几下老桃树，黄诗燕一直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。

这次调研后，炎陵黄桃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迅速挂牌，农民种黄桃免费领苗补贴。“黄桃”挂帅打头阵，要搞八个特色生态农业基地。

400多公里外，蒙汉却在犯愁。扶贫靠产业。溆浦虽然是传统农业大县，规模产业却近乎一张白纸。县委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，2012年全县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倒在全省倒数。还有138个贫困村、13.41万贫困人口，51个村公路没有通……广袤而崎岖的山区实在掘不出“源头活水”，蒙汉把目光投向县城边上的一片荒地。

“咱们的园区怎么搞？”2013年9月的一天，蒙汉又把时任县委发改局副局长周钊问住了。

“关键要做起来。”周钊硬着头皮，心里打鼓。几个月前，就因为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问题，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蒙汉书记骂哭了。

“那就组个班子，马上搞起来！”

一个月后，还在到处跑手续的周钊和在“冷衙门”里混日子的刘小兵突然接到通知：到卢峰镇沈家堡集合！

大步流星，蒙汉领着他们直接爬上一座山头，指着四周一片荒山，语出惊人：“这儿就交给你们了，干好了，是溆浦的功臣；干不好，就从山头跳下去！”

溆浦县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就这样宣告成立，当上管委会主任的刘小兵被“逼上梁山”，麾下只有一个公章三个兵、50万元启动资金，一块300多亩坟墓要外迁的荒地。

蒙汉立下军令状：将产业园区作为发展溆浦经济“第一大主战场”！可是，1亿多万的厂房建设资金，县里一分钱拿不出来，记不清有多少老板一听要垫钱修路建房，立马拍屁股走人。

“前面那么多任都没搞成哦。”“这个‘湘西乌克兰’，搞工业没出路！”……

空前的阻力也向黄诗燕袭来。

炎陵山区素有“天然氧吧”之称，果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。但过去30多年，这里引进了多个鲜果品种，始终“只有样品没有产品”。

市里有人提点他：“这么紧巴巴的财政，万一砸不出个水花，你这个位子能坐得稳？”

农民们没几个敢信：“从种子到票子，至少三五年，万一搞不好，不是鸡飞蛋打？”

“别人嚼过的馍”，吃着没味道；因地制宜的路，只有闯才能看到未来。黄诗燕浏览着习近平总书记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的报道，反复回味着总书记提出的“只要有信心，黄土变成金”。

他深知，要想改变落后的面貌，一方面要全力以赴赴桃产业，一方面要奋力士卒鼓士气。

“产业做好了，农民才能真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。”当机立断，黄诗燕干脆领着专家团，下村搞起黄桃种植基地。

产量不足？他挽衣袖卷裤腿，蹲在树下查虫害；卖不上价？他从除虫方法开始教，对标海外市场提品质；

品牌叫不响？他字斟句酌广告语，包装标识全统一，一举报“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”！

2016年初夏，近万吨黄桃金灿灿地挂满枝头，黄诗燕又开始谋划销路：“糖分高、容易坏，要抓紧卖！”

一场黄桃大会办了起来，他亲自登台给黄桃代言：“个大、形正、色艳、肉脆、味甜、香浓，炎陵黄桃既好吃又好看！”

有人提醒他：书记站台会不会影响不好？他脸一板：“为百姓站台，我怕什么？！”

这还不算，他又在县城全境建起集中统一的收购站，组织电商送货到乡，小山沟里刮起直播带货旋风。

“回过回头看，没有黄书记的胆识和担当，根本不可能做到。”谭忠诚说，“有人说黄书记拿黄桃贿了一把，但我们明白，这根本不是赌博，从头到尾他都想得特别细，看得也远。”

以3年为一节点，按照黄诗燕设计实施的“广种、丰产、外销”三步走，小小黄桃“四两拨千斤”，盘活了全县扶贫、就业、交通等难题。8年间，“炎陵黄桃”、“桃”醉天下”叫响市场。

这8年，也印证着中国反贫困斗争的脚步。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人脱贫，约每3秒钟就有1人跨过贫困线。

“脱贫致富贵在立志。只要有志气、有信心，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。”习近平总书记任湘西州十八洞村考察时的话语，在蒙汉心中升腾起一团火，燃烧着他，也炙烤着周遭一群人。

大会冒雪，他都为工业园擦腰站台；四处招商，他隔三差五给企业家母亲拜寿，说服他回乡创业；隔三差五，他就跑到园区指挥调度，晚了就在工棚和衣而睡……

打听到几位溆浦籍企业家有回乡建厂的意向，他带着刘小兵立刻飞到广东。没有开会，也不座谈，蒙汉直接找了一家餐馆，自掏腰包请客——就这样，一家接一家，一企定一策，49家企业

进驻了，扶贫车间开动了，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了。

我们跟随刘小兵，站在曾经举行任命仪式的山头环视：溆浦产业开发区二期建设如火如荼，一片荒山成了创新发展的热土。

“从建这个园区开始，蒙书记就真的想给溆浦留下一只会下金蛋的鸡。”指着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园区道路，刘小兵告诉记者：当年蒙汉力排众议，通过公开招标选了一家全球知名的公司来做设计，很多模棱两可的问题，比如路要不要修这么宽、山要挖掉几座，他都坚持绝不“降级”，要按未来几十年能支撑起现代产业园区的规模干！

“绿我滴滴，会它千顷澄碧。”焦裕禄当年带领群众栽下的泡桐，不仅把漫漫黄沙变为万亩良田，也成了今日兰考名副其实的“绿色银行”。

而黄诗燕和蒙汉，留下的是一个年综合产值20亿元、惠及县域内三分之二贫困人口的黄桃产业链，和一个技工贸年总收入近30亿元、成为“产城结合”样板的省级工业园区。

## 行路：跨越半个多世纪，什么才是他们心中不变的标尺？

谭忠诚的手机里，存着炎陵桃农们为纪念黄诗燕发的朋友圈截图。其中不少，重复着“黄书记就是焦裕禄”这一句。

老百姓怎么评价蒙汉？溆浦县委办的干部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拉着我们走上蜿蜒曲折的山路。

蒙汉到任时，这个百万人口大县刚刚经历了前任县委书记贪腐落马的震荡，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、脱贫攻坚梗阻多，黑恶势力滋扰的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。

“脚板底下出思路！”

如一阵急旋风，蒙汉上任56天就走遍全县43个乡镇，所到之处“飞沙走石”——他把矛盾问题都揭开了看，“政绩盆景”“民生工程遮羞布”，到了他这里统统掀掉。

第一次到溆浦县最偏远的沿溪乡，蒙汉就发现了问题：去瓦庄村有两条路，要么是坐车绕行50多公里，要么是翻山走小路，徒步大概7公里。

“走小路。”已经入夜，蒙汉手电一打，率先攀上陡峭山路。

到了山顶，乡亲们告诉他，对面的乡被大山挡住了。一来一回只能绕道，200多公里！

“这怎么回事？”蒙汉一听了急。已近凌晨，他一个电话打给交通局长：“一早8点，开现场会！”

第二天8点整，山头现场会准时召开。蒙汉让交通局局长现场签下军令状：打通两个乡直达的翻山路，要快！

不到半年，路修通了，两个乡距离缩短至20公里。蒙汉乘胜追击，干脆在全县搞了个“断头路”三年清零行动。

拿下阵地，全力推进！溆浦干部觉得蒙书记手里好像握着一根小鞭子，赶着他们一路小跑。

不打招呼，他直接“杀”到工地现场，径直走到路基边上，抄过卷尺蹲下量，张嘴就问灌注质量——

“你这个灌注水泥了吧？”

“灌了，灌了。”

他不信：“敲一个，来来来来来，敲一个。”

抄起锄头，他叮当一顿敲，见路基松动，眼睛一瞪粗着嗓门便喊：“这边就没灌啊！”

不等接茬，他转头一指施工方：“我知道你们！灌也灌了一点，‘偷’也‘偷’了一点，交通局来搞质量检测，你就带到灌了的那个地方去敲。”

对方连连点头，他还不放心：“你别糊弄我。如果里面没灌满，这里汽车的轮胎压过去就压坏了！”

末了又比着手势说：“我要拿起八磅锤来敲的啊！”

大山里的沟坎，思想中的懈怠，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。作为县域发展的领路人，必须一竿子插到底，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“精准滴灌”到每家每户。

河水湍急，他纵身跳上木船，扯着嗓子“和‘孤岛”上的村民喊话：山石滑坡，他一脚跨上村民的摩托，摸黑前往山顶的片组；鞋子陷在泥沼里拔不出，他直接拽下来提手上；太晚了就夜宿农家，扒一口老乡家的剩饭，分一张破旧的棉被……蒙汉踩着一双大脚板，划定了全县行政村1757个网格的服务路线图。

电不来、网不通，他不走；房不改、账不对，他倒查。针对基层党组织涣散无力，他提出“所有干部联农户”的硬要求；发现“两不愁三保障”跑冒滴漏，他又念“问题在一线解决”的紧箍咒。

溆浦县扶贫办的颜涛是跟着蒙汉下乡最多的人，他记得蒙汉入户的习惯动作：开龙头、开电灯、看米缸、看存折。

有一次，看到贫困户改造后的房屋厕所没装门，只用了两块帘子隔开，他当场批评镇党委书记：“你上去上个厕所，看看你羞不羞！”

跑遍溆浦的犄角旮旯，百姓的问题解决了不少，蒙汉的“亲”也认了不少。

在卢峰镇屈原社区，我们找到了那段视频里跪倒在雨中的王林芳。

“你比我大了几岁，我就喊你大姐吧！”蒙汉第一次来家的情形她还历历在目。

多年前，王林芳的丈夫在一次劳动中从山上摔下，落下了终身残疾。此后两个儿媳离家出走，儿子撒下孙子外出打工，一家人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，几次都想抱着小孙子跳进黄河里一了百了。

可蒙汉逢年过节总想着她，一次次来家里安慰：“大姐，有困难不怕，我们来帮你一起想办法。”

帮扶政策一项项落实，王林芳的丈夫纳入低保、儿子孙子住上了公租房，蒙汉还经常上门嘘寒问暖。

“他就是我们溆浦的焦裕禄啊！”王大姐的情绪又一次失控。

颜涛又带我们找到了74岁的北斗溪镇华荣村村民李冬金。

老屋又破又黑，儿子卧病在床……2015年冬，李奶奶第一次见到这个大大的县委书记。

“我的娘已经不在在了，你的生日和我娘就差一天，你就是我的亲娘，以后你的家就是我的家，

# 要闻

## 焦裕禄精神的新时代回响

我到你这儿来就是到家了。”那一刻，她的心被他的这番话温暖了。

如今，全家人住进新房，两个孙女相继考上免费师范生。可李奶奶还是惦记着那间蒙汉住过的破屋，梦到他又拎着大包小裹进门就喊：“娘，我来了！”

我们一愣，不禁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焦裕禄坐在老大爷的床头，说出的那句“我是您的儿子”。

正如焦裕禄当年所说：“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，出现在群众的面前，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去关心群众，帮助群众。”

蒙汉认了多少亲？好像没人说得清。走了多少路？干部们的苦笑能说明。

一程又一程，我们亲身体验着蒙汉的日程。连日阴雨，山路上覆着薄霜，车窗外云遮雾绕，三五米就辨不清人影。身侧是万丈悬崖，遇到急弯不由让人捏一把汗。

“左拐右拐全听他的，好像脑子里有张地图。”司机贺泽健最佩服蒙汉的体力和记性。每次下乡暗访，蒙汉都会暂时“保管”所有人的手机，由他指挥路线，随时停车查办问题。

端上一锅热乎乎的糙米粥，炎陵梨树洲村的村民一再拜托我们把黄书记写好，因为他“把群众的小事，都当作大事”。

这个海拔1500多米的小山村，曾是炎陵历史上最后的无电村。黄诗燕第一次到这里，听说有个组还在用手摇水力发电，特意改变行程，换上拖鞋，循着山泉逆流而上。

青苔湿滑，黄诗燕一脚没踩住，跌进水潭，浑身湿透。上了岸来，他连说“不要紧”，草草抹了一把脸，就把老乡递过来的衣服套在身上。

然后，他又面色沉重地对同行的干部们说：“21世纪很多年了，竟然还有老百姓用不上电，我们是有责任的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。”

而今，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，电网架到了山顶上，特色民宿有了统一规划，老人看病孩子读书不犯愁……小山村已成当地一席难求的网红避暑地。

在炎陵采访，县委大院进出数十回，我们对老古董般的门窗和台阶印象极深。时任县长张文记得，黄诗燕一上任，就和县委办的同志们统一认识：“把钱花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

易地扶贫搬迁、农村危房改造、土坯房集中整治三大工程齐头并进，随便划拉划拉就是3亿多元的支出。

“这可是炎陵县全年的财政收入啊！”“要不要把标准降低点？”

黄诗燕斩钉截铁：“砸锅卖铁，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。”

屋顶漏了雨，换上几片瓦；书柜隔板变了形，翻个面继续使用……县委的开支减了又减，黄诗燕还继续加码：“老百姓有个遮风挡雨的房子不容易，我们可以再勒紧裤腰带”“以后生活好了，房子还会加层，要按两层楼打地基、留楼梯……”

有的同志还不理解，黄诗燕就开党会、讲党课，一遍遍组织大家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重要论述——

……多做些雪中送炭、急人之困的工作，少做些锦上添花、花上垒花的虚功……

打开蒙汉办公桌上的剪报册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逐年分类，其中一段做了特别标记——“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，始终做到心中有党、心中有民、心中有责、心中有戒。”

翻开炎陵干部的笔记本，上面记着黄诗燕的告诫：“要有清正之德、廉洁之志、谨慎之惧，要对党纪国法存畏惧之心、对工作纪律存畏惧之心，对人民群众存畏惧之心。”

同学聚会，他抽不开身；企业邀约，他婉言谢绝。同事聚餐，他回复说“最好的感情，是工作上相互支持”。

有人打听黄诗燕爱好什么，县委的同志只知道他饱读诗书，讲起话来常常引经据典、信手拈来。他还常给年轻的同志讲解自己写的“岁寒三友”：“我们要学竹，扎根不松根；学松，傲寒不傲天；学梅，报春不争春。”问遍黄诗燕的朋友圈，除了“抽烟很凶，不讲牌子”，人们都说他“不食人间烟火”。

这时候突然有人插话：黄书记也找老板走过后门！

“那是一个贫困户，父母因病失去了劳动能力，家里有个儿子三十来岁，脑袋看上去要笨一点，他问我能不能帮忙解决这个人的就业问题。”人驻炎陵九龙工业园的宗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九九，最终给黄诗燕开了这个“后门”。

他还记得黄诗燕当时诚恳的语气：“我最反对走后门，但为了这个家，还请老板开绿灯。”

## ■社评——

蒙汉的“亲”也认了不少。那是“心里装着全体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”的为民情怀。黄诗燕常常说起“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‘大事’”，蒙汉告诫自己和身边人“绝不能穿上‘皮鞋’就忘了‘草鞋’”。因为对党忠诚，他们甘愿为了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；为了不负人民，他们倾尽全力干实事、解难题，交出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。

那是“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”的壮志豪情。面对党之贫、国中之困，他们咬牙啃下硬骨头。面对各种艰难险阻，他们不怕牺牲、英勇斗争！“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”的决心，彰显了共产党员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。

那是“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”的清风正气。他们对自身、对家人有严格要求，坚守“清正之德、廉洁之志、谨慎之惧”。黄诗燕上任前，召开家庭会议约法三章，“不允许以我的名义找任何人帮忙”；蒙汉在任期间，不允许家人前往溆浦探亲，女儿第一次去竟是接回他的骨灰……

▶(下转20版)

## 心路：绝不能穿上“皮鞋”就忘了“草鞋”，赤子之心为何始终炽热如火？

我们把追寻的目光，投向蒙汉倒下的那一天——2020年7月7日这一天，他的行进轨迹依旧快得像擦出火花的子弹：

上午9点35分，他处理完一堆文件就从县委大院出发，去两个镇子调阅环保问题；

下午2点半，他从大江口镇政府赶回县委，继续处理一些文件；

下午3点50分，他来到溆浦一中，检查高考考务工作；

下午5点半，他驱车42公里赶到北斗溪镇，调研文旅特色小镇建设，随后赶往坪溪村陪同检查游步道、民宿项目建设；

20多分钟吃完晚饭，晚上8点，他又赶到当地的枫香瑶寨，向上级来的领导汇报文旅产业情况。

到达这里比原计划的时间晚了，还没等车停稳，蒙汉和县委办主任张克宽就一路小跑登上直通寨门的台阶。

进了房间，正要汇报，手机响了。蒙汉又站起来接电话，刚“喂”了一声，高大的身躯便重重地砸到茶几上，栽倒在地，一片鲜血染红了地板……

这就是蒙汉！那个最爱说“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”的猛汉！

一语成讖，同样应验在黄诗燕身上。

“黄书记常说，脱贫攻坚不起，产业发展等不起，老百姓想过上好日子等不起，他唯独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身体也等不起……”大源村原扶贫工作队队员刘文慧再也说不下去。

修路、修桥、看病、盖房、娶媳妇……村民们记得，黄书记每次来都带着笔记本，把大家的困难一一记下。

黄诗燕亲自督战，村民们盼了十几年的硬化路终于建成通车。“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”的境况一去不返，可那只“衔泥垒起幸福窝”的“燕子”，却再也飞不回来。

2019年11月24日晚，黄诗燕胃疼得厉害，一夜无眠。

25日一早7点多，在接受医生检查治疗时，一向温和内敛的黄诗燕破天荒给妻子彭建兰发了一条短信：

“老婆，爱你。”

“哈哈怎么爱，三十年了才听到一个爱字，好感动哟！”彭建兰配了一个“亲吻”的表情。

“爱你在心。”

这一天是彭建兰的生日。她哪里想到，这是他以最炽烈的方式作的最后诀别！

四天之后，29日上午一场脱贫攻坚调度会前，同事们一早看见黄诗燕，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：“书记，你脸色这么不好，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吧。”

“脱贫攻坚是大事，不能耽误。”

最后的气力，也要留在这特殊的战场；最后的话语，也不忘共产党人的使命——

“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，压倒一切。扶贫工作等不得！”他停了停又说：“相信大家，辛苦大家，拜托大家！”

黄诗燕在会上留下这句嘱托时，炎陵县已脱贫摘帽一年多，全县贫困发生率从19.45%降至0.45%。

人们最后看到他时，宿舍的灯还开着，他半倚在床头，双拳紧握，眉头紧锁，停止了呼吸，也停止了工作。

“他总说不拼怎么行……”听着人们的诉说，我们脑海中再一次浮现出焦裕禄的身影——

用左手撑着按时工作的肝部，就连办公坐的藤椅上，也被他顶出了一个窟窿……

“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”

打完了当打的仗，走完了当走的路，黄诗燕和蒙汉，一个走得安静无声，一个离去如烈火流星。

家乡老屋的椽子头，还记着他们极其相似的成长心路。

“党和国家培养了我，我就要把事情做好。”堂兄梁永明记得，蒙汉小时候连草鞋都没得穿，就打赤脚。家里只点得起松脂油灯，每次读完书，两个鼻孔都熏得黑黢黢的。

因家中变故高考落榜，蒙汉当过木匠、卖过烧炭，辗转当上民办教师，后来又考入师范。此后无论身居何位，他常告诫自己和身边人：“我们都来自农村，出身农民，还有很多亲人仍然在农村。大家‘洗脚上岸’，绝不能穿上‘皮鞋’就忘了‘草鞋’。”

一路走来，草鞋印下的足迹深刻而清晰。

2015年，黄诗燕到天坪村调研，在村民张福明家里借住两晚。白天去村里跑，晚上跟大家聊，他不让张家换被褥，临走时，还要按规定付餐费。张福明哪里肯收，黄诗燕把钱塞进他手心：“这是共产党的传统，必须收。”

张福明涨红了脸：“你不像个当官的。”

黄诗燕咧开嘴：“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。”“他本来叫诗艳。”老家的亲人说，高三时，黄诗燕决定改名，立志要如春燕衔泥，为百姓垒起幸福窝。

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遂了平生意。”黄诗燕的遗物，是满柜子的书。摆在显眼处的，是一套泛黄的《马克思传》。

书的扉页附着一页纸，是一位仅有数面之缘的老党员写给他的《最美书记》——

“县委书记黄诗燕，炎陵百姓好喜欢……”

黄诗燕在任9年，一封举报信没有。可是，蒙汉在任8年，得罪的人却不少。

2019年，脱贫攻坚临近验收，蒙汉加紧暗访，随机抽查。一次，他到镇上一翻帮扶单位的签到本，发现有干部一个月只去了两次；又突击检查一个小网格式，有群众反映手机没信号。

蒙汉当场把人找来，一通红脸出汗：“你们这些干部当初也是农村出来的，你们原来也是穿草鞋的，你们穿上皮鞋以后就忘记了穿草鞋的人，你们的初心在哪里？你们的良好心在哪里？”

这还不够，他着人连夜整理通报，点名道姓发遍全县。

他还在通报里补了几句：“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，本来胜利在望，但如果稍有不慎，那就会临场阵亡，英雄反成了俘虏，功臣反变为罪人，不划算！不值得！不应该！”

“他虽然脾气大，但没人记恨他。”时任县委办常务副主任黄谋廷说，“作为一个班长，我真把我们干部队伍之懒散病、软骨病、徇私病治好了！”

蒙汉的遗物，除了随身放在包里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和笔记本，还有满满一盒子发票，都是蒙汉下乡调研时的餐费收据。

妻子熊清波没把这些烧掉，都整理好收在老家屋里。

“老蒙最讨厌东西乱放，我一本一本一盒一盒给他整理好了，不然他会不高兴的。”

黄诗燕和蒙汉的女儿，都是直到很久以后，才有勇气点开父亲最后的影像资料。

黄心雨不明白，父亲走后，为什么有人叫他“大地赤子”。直到有一天，在罗霄山区，她看到了一条路，叫“燕归路”，一座桥，叫“燕归桥”，忽然就懂了。

蒙雅说：“父亲说这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可他不许我来看。我知道，这里有很多他的亲人。我不认识他们。可他那一天，我见到了他们……”

蒙汉家的老屋前，有一棵老香樟树，溆浦县委大院内，恰好也有一棵。到任溆浦，蒙汉把自己的微信名改作“香樟树之恋”。

干部们曾对“这棵树感情复杂，因为蒙汉的下乡通知只有一句：‘香樟树下集合，天亮就出发。’

”如今，他们还念叨着蒙汉常挂嘴边的那句：“我们党员干部都要像香樟树一样扎根大地，为人民群众遮风挡雨。”

站在这棵树下，我们不禁感慨：无论历经多少风雨，哪怕需要生死以赴，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始终如一。

亲民爱民、艰苦奋斗、求真务实、无私奉献——在这两个人身上，同样都有着焦裕禄精神的传承。

## 尾声：答案留在这片土地

在大源村“燕归路”的碑前，在蒙汉老家的坟前，隔三差五，就有村民带着米酒和野花前来凭吊叙旧。

我们久久伫立，采访中的一幕幕浮现在脑海——

“黄书记对我说，小蓝，不要怕穷，穷不可怕，我们要敢闯。”炎陵鑫山村桃花蓝才洪含着泪说。

“哪里知道他是蒙书记哦，一边擦鞋一边问我有没有困难。”